



選詩家作女

概說

一 詩的性靈

詩，本來是一種天籟，所以首重性靈，沒有性靈，決不能算是好詩。既然重在性靈，那末只要有性靈的，儘管一字不識，也可以做出絕的妙詩來。孔丘說的好：『詩：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羣，可

以怨！』誠然是深得詩的興味，識透詩的三昧。我們翻開毛詩來看，其中十之五六，是寡婦或怨女做的，而且赤裸裸地表顯他們的真性情，真意識，真態度。『彼狡童兮，不與我好兮，唯子之故，使我不能餐兮！』這是何等的率直！『子不我思，豈無他人！狂童之狂也且！』這又是何等的乾脆！『采葑，采菲，無遺下體，德音莫違，及爾同死！』這更是何等的哀怨！他們並不是爲着求名求利，更不是故意執着筆要做絕妙好詩，也沒有什麼格式，風調；不過隨口而出，信手拈來，便有這等的佳作。

可見做詩全在性靈，並沒有什麼；更可見做詩全在天真，決不許有一些兒做作在裏面。要是自己汨沒了天真，有了一些兒做作；無論他做得未必工，就是工了，拿藝術上的眼光去看，也決不能算是真美。我們翻出許多古詩來瞧，對着應酬的作品，固然要惡心三日；就是旖旎風流的香豔詩，在詩經上很有價值，當得起一個「美」字的，也不免要出而哇之。怎麼呢？他們所描寫的，大概是隔靴搔癢；不是形容過甚，把女子當做一種玩物；定是刻畫無鹽，唐突西子，全不能領會到女子的真性情。所以

男子們所做的詩，除却一種道貌尊嚴滿紙酸腐的外，千篇一律，總是侮辱女性的作品。試問：這種作品，還當得起一個「美」字嗎？還有幾分之幾的性靈嗎？所以要求真美的詩，除却女作家外，簡直可說沒有。

但是我們再回頭來一看女子們的作品，也有不要令人氣得肚子破。怎麼樣呢？自從小儒提倡什麼禮教後，把無數天真爛漫的女子，都幽囚在禮教的牢獄裏。所有天賦的一種性情，思想，意識，因為礙着禮教，就自行埋沒，不敢有一些兒顯露出

來，甚至反隨着一般臭男子，也做些道貌尊嚴的酸文腐文，來沽名釣譽；這正是喪盡天下女子氣，令人氣得要死。我現在隨便舉一個例，就可見得。賀雙卿，是一個最不幸的女子，上有惡姑，下有悍夫，毫沒有家庭的樂趣，夫婦的情愛；所以沒得法想，要做出許多詩詞來，寫自己的痛苦，還去和一般號稱文人的相周旋。我們閉目一思，他對着惡姑和悍夫，還有什麼愛情，還有什麼好感；就拿人情來講，也當然情如陌路，就不至於形同仇讎，也決不會還有親愛，當得起佳偶二字。那他做的和白羅

詩，居然滿紙假仁假義，說什麼「但得護郎輕絮暖，妾心如蜜敢嫌君！」說什麼「乍寒一夜風偏急，莫向郎吹盡向儂！」這多麼可醜！這都是受着禮教的壓迫，故意作出違心之論，來沽名釣譽的。既然是違心之論，那就說不到什麼性靈，更說不到什麼美，簡直是又醜又死的行屍走肉。

我還來舉一個例，就似唐代女詩人魚玄機。他是一個不幸的女子，先嫁李億，後來色衰愛弛，就去披冠，做道士。他做的幾首詩，簡直是率直非常！在一首贈鄰女裏，老實說：『易求無價寶，難

得有心郎；枕上潛垂淚，花間暗斷腸；自能窺宋玉，何必嫁王昌！』在閨怨裏說：『蕙蕪盈手泣斜暉，聞道鄰家夫婿歸；扃閉朱門人不到，砧聲何事透羅幃！』這種詩句，正是最純潔，最高尙，最誠摯，赤裸裸地掬他的肺腑，不特魚玄機一個女子這樣，就是往古來今幾萬萬的女子，也未嘗不是這樣，可以算是代表女子性情和思想的唯一無二作品。他在迎李近仁員外詩裏竟開門見山的說道：「焚香出戶迎潘岳，不羨牽牛織女家；」這更是何等的真摯，表顯出「女子愛俏」的心思；和「自能

窺宋玉，何必嫁王昌」語，正是異曲同工。要是在宋代以後，恐怕心裏雖含着這層思想，在詩裏決不是這樣做的了。「只虞膝前兒太小，教儂強作未亡人；」好向高堂勸慰問，敢先兒女說離情？」這種故意做作的詩，真是味同嚼蠟，和魚玄機的至情至性，相去不知有多少了。在男子們把女子看做奴隸似的，玩物似的，做出許多不堪的詩來，束縛女子，籠絡女子，已經要令人髮指；那女子也去隨聲附和，裝出一副衛道的面目，更是要令人不解了。雖然，女子們所做的詩，言情的地方，總是比

較着有些真性靈，總是比較着有些美意，故意裝出衛道面目來的，不過少數中的少數，不能來概無數的女作家。所以做魚玄機的，到底有十之九；做賀雙卿的，不到十之一。就把賀雙卿來講，也未嘗沒有真性情的詩，流露出來。「野菜自挑寒自洗，菊花雖痛奈何霜！」浸透春酸一點心，病中疎夢易消沉，鏡釵已賣酬方藥，自削楊枝照水簪，「命如蟬翼愧輕綃，舊與鄰娥一樣嬌；阿母見兒還認否？苦黃生面喜紅消。」都是一種哀感的表現，正是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，」句句沉痛，字字酸辛，

完全含着性靈，當得起一個「美」字，一個「真」字。所以把男子的作品和女子的作品比較起來，我總不能不說是女作家的作品較爲「真」，「較爲「美」，「可以表現出真性情，真思想，真意識，不至於以紫奪朱，以僞亂真。

二 女詩人和男詩人

清代周櫟園說道：「詩以言我之情也，故我欲爲則爲之，我不欲爲則不爲，原未嘗有人勉強之，督責之，而使之必爲詩也；是以三百篇稱心而言，不著姓名，無意於詩之傳，並無意於後人傳我之

詩。』我想：三百篇以外，凡是一般男作家，他們做的詩，十之九是有意於傳；稱心而言的，恐怕還不到十之一。所以儘管對仗怎樣工整，字句怎樣雕琢，總不能建築在美術上。只有我們女子，既沒有求名的心，更沒有求利的心，率性而行，無意於傳，所以倒有不少作品，使得人可泣，可歌。王陽明說道：『人之詩文，先取真意；譬如童子垂髻揖肅，自有佳致，若帶假面，傴僂而裝鬚髯，便令人生憎。』我想：我們歷代來無數的臭男子，假裝着脂粉氣，做什麼春閨，「春思」，「閨情」，「等作

品，扭腰捏股，嬌聲曼語，裝出許多巾幗態，也要令人生憎。就把一部唐詩來講：「夜夜驚妾夢，不得到遼西！」我覺得真切處總不及明代女作家梅生的「遙憶別離人，寂寞何堪此！」沉痛處更不及唐代女作家陳玉蘭的「一行書信千行淚，寒到君邊衣到無？」又似「忽見陌頭楊柳色，悔教夫婿覓封侯；」雖是描摹到極點，但究未能表示出女子的真相，總不及代清女作家陶珍的「君笑向儂說：『今番非遠游；』途長與途短，總是別離愁！」這並不是男子們的才思，不及女子；實由男子有男子的性情，女子

有女子的性情，無論怎樣，男子總是領會不了女子的。所以男子們模仿女子們口氣做的詩，不是形容的太過，就是刻畫得不像；因為着他們都是無病呻吟，言不由衷，所以無從表現出真性情，真面目了。鼎鼎大名的男作家，還是這樣，其餘更自創以下，「卑卑不足道了，要是蔑視女子人格，把女子看做男子玩物似的，更是殺不可恕，並且在藝術上也決不會再有什麼情感和真美了。

三 詩的起原和體格

我再來講詩的起原和詩的體格吧。詩的起原，

是出於一種天籟，古人說得好：「詩言志；」又道：「嗟歎之不足，則歌詠之；」這就是詩的起原。堯代的康衢擊壤，舜代的卿雲，以及夏代的五子之歌；都是我們中國最古的詩。後來到了商，周詩益發多了，似毛詩所載，就有三百多篇，但是古代的詩，都是可以歌的，一半悅目，一半也是悅耳，古人說：「可以感發人之心志，可以蕩滌人之邪穢；」這不單是字句清俊秀麗的能力，實在是聲調鏗鏘抑揚的緣故。到了後代，聲韻不講專心在詞句上研究，要整齊，要對仗，講究鍊字，鍊句，那末

詩的格調，雖是一天多一天，詩的發達，雖是一天擴充一天；但是大半只可悅目，不能悅耳。甚至把言志言情的東西，改做獵官漁食的工具，餽釘瑣碎，無病呻吟；於是名雖叫做詩，實則已和詩相去萬里了。就把唐代來講：唐代的詩，是古今第一，然而我們去翻開來，其中真是言志言情，確是建築在藝術上，當得起「真」和「美」的，一百首裏面揀不到一首；唐代這樣，宋，元，明，清，更可想而知了。他們做的詩，既然不是言志言情，那末就在字句上去磨鍊，腔調上去模仿，什麼文選體，什麼西

崑體，什麼竟陵七體，什麼神韻派，什麼性靈派，什麼江西派；什麼公安派；他們這種紛紛擾擾，真是像煞有介事，實則在文藝上瞧起來，全然掉去詩的本來面目，都算不得是詩。講到詩的體格，從前是不論長短，隨便三言，四言，五言，六言，七言，都行的。到後來漸漸兒整齊起來了，大概都是四言，並且要全篇一律，凡是漢晉的詩，都是這樣。再下來又行了五言，晉代的詩，已經十之九是五言了。再後來又添了七言，要七個字一句，更從五七言裏面分析出體格來，四句的叫做絕詩，八句的叫